



再见,乐园

◎ 林博彦 | 摄影 本报记者 李晶晶 | 采写

中国摄影报:请介绍一下你这组《再见,乐园》(Bye-bye wonderland)的来龙去脉吧。

林博彦:这个系列拍摄开始于2012年11月,那是我第一个在伦敦过的冬天。整个系列都是围绕海德公园的冬日嘉年华(Winter Wonderland),并断断续续地拍了大概四个多星期。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之前对它的存在和规模其实一无所知,而是由一位朋友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灰蒙蒙的平日早上(典型的英国天气)带我去看这个地方。那时候海德公园非常荒芜,本来是草地的地方都铺了木屑,在公园的入口见到大约二三百米前朦胧的摩天轮的剪影,而中间则隔着大片的泥泞和水洼。那是个挺震撼人的超现实主义景观:在伦敦最繁盛的牛津街的尽头,居然有一片荒芜的泥沼地,还有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游乐园。

中国摄影报:这个超现实主义景观带给你何种感觉,为何有比较强烈的愿望去拍它?

林博彦:那个时候我对城市景观非常着迷,尺度越不合理,看上去越奇怪的就越觉得有趣。于是之后的一天,我便带了相机再次前往拍摄。

中国摄影报:可不可以认为你是先立意再拍照?

林博彦:我一开始并没有先入为主的拍摄动机,可以说是单纯地出于好奇,也没有打算作什么详细记录或者纪实。我头几次去的时候都是在早上,未开始营业,随便可以入场,场面总是冷冷清清。里面的商店和食品店还没有准备好,即使是准备好的游戏摊档,也没有客人光顾。但开门的那一刻开始,整个场地的扬声器都一致地、重复地播放着杰克·杰克逊的歌和圣诞歌曲。大部分穿着厚厚的毛衣、裹着颈巾的员工都在等待着会有什么发生似的,神情呆滞。从早上10时运作,也许要等到下午一两点才开始有比较多的游客。再早一点到的话,也可以看见员工在维修保养机动游戏和搬运物资。

中国摄影报:记得你说学摄影时间不长,你希望这组作品传递出何种信息?仅从字面上理解Bye-bye Wonderland有一些伤感。

林博彦:我对里面的游戏和娱乐可以说全无试玩的兴趣,对这地方的着迷大概完全因为它的气氛。所以,我成为了本雅明口中的“flâneur”,一个纯粹路过观看的局外人,既不是游客也不是员工,却反复地在不同的时段去这个地方。在没有喧闹的游人,没有太多事情发生的状态下,这些从德国运来,并于一个星期内搭建好的临时建筑和结构开始透露出它们的另一面:快速搭建的痕迹,重复使用 and 时间的摧残、凌乱的后台摆设,等等。也许因为我最初印象的关系,我拍照的注意力都落在了这些地方,尝试探索一下在繁盛热闹的景象背后的日常状态。

中国摄影报:从作品中看,你拍照的切入点和一般人确实有所不同。所谓游乐场却没有欢乐的游人。



林博彦 1988年生于香港,现居伦敦。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建筑学院、伦敦传媒学院摄影系。展览:2013年,手工书工作坊,丽水国际摄影文化节;《加油站》,上海Vanguard画廊;香港建筑中心《建界思迁》,香港中央图书馆。作品及文章发表于《世界都市》、《当代艺术》、《周末画报》、《Stand》(英国)、《M-Le Magazine du Monde》(法国)等杂志。

林博彦:拍照的切入点大概和尺度有所关联。一开始主要是拍游乐园与四周环境的割裂,比如用临时的围板和障碍物设立一个封闭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内外的对比。用的都是比较方正平稳的取景,同时也希望可以把前后的景象尽量压缩在一起作一对比。拍的很多东西都是事物的背面:木围板的结构与绿色的布幕;维修车、发电机和预制配件。之后的着眼点则转移到摊档和等待的员工上:一开始我都站得比较远,以一个抽离的角度去看。在布置得缤纷七彩、挂满奖品的游戏摊档前,员工像是被淹没在其中。后来,我开始和员工攀谈,问一下他们的工作经历和去向。除了拍摄肖像之外,也接触了一些像局外人的局外人,也有拖着行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最后,系列里也有尺度较小的摆设和静物等细节。整个拍摄过程还延续到游乐场的拆迁和运走的过程。

中国摄影报:照片的影调和色彩表现,让人感觉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营造出一种特别切题的氛围。这类景观题材的拍摄有没有受到你喜欢的摄影家的影响?

林博彦:整个系列的重点是着重于从另一个角度去对游乐园的空间与地点作描绘,而在拍摄的取景和视觉语言上都不自觉地受了不少新地形摄影以及上世纪70年代美国彩色社会景观摄影师如乔·斯腾菲尔德(Joel Sternfeld)和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的《不寻常的地方》(Uncommon Places)的影响。想到英国劳动阶层的娱乐场所,少不了也会想到马丁·帕尔(Martin Parr)的《最后的度假胜地》(The Last Resort)系列。对比起来虽然情景有点类似,但我希望可以显示出,甚至更多建构出我们消费和享乐的临时空间当中的“毛刺”,这也是我之所以选择尽量不拍摄游客的原因。

我认为这个系列还有很多可以继续发展的地方,例如在员工的生活和住宿上作更深入的记录(因为他们在伦敦的两个月,基本上都是和其他同事住在公司安排的临时住所),或者对乐园里的临时结构和表面作更深入和详尽的记录和剖释等,所以冬天系列还是会继续拍摄,也可以看见一些同样的建筑元素在两年内的微妙变化。